



世界侦探推理小说名著精选 5

消逝的少女

• 长江出版社

责任编辑:徐寒梅 王亚宁 李 吟

727

世界侦探推理小说名著精选⑤ —— 消逝的少女

出版:长征出版社 (北京阜外大街 34 号)

发行: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经销 印刷:二二三〇工厂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7.25 印张 156 千字

1988 年 11 月北京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500

ISBN 7—80015—046—1/I·5 定价:1.90 元

内 容 简 介

《消逝的少女》

一位百万富翁的养女来到舍恩侦探的事务所，要求侦探帮助她，别让她杀了自己的母亲。舍恩侦探对这位高雅而美丽的少女的言行感到震惊，他决定接受委托。

然而，就在这天晚上，少女的母亲已经倒在血泊之中了。少女手中握着一把血淋淋的尖刀，自称是自己杀害了母亲。可是，第二天少女却突然失踪了……。菲莉斯小姐是杀人魔鬼，还是纯洁无瑕的少女？案件尚未查明，名画疑案又把事件搅得更加扑朔迷离……。作品以故事情节紧凑和严密的推理逻辑吸引着读者。

《Y 的悲剧》

素称“怪异的赫脱家”发生了一件凶杀案，“魔鬼老太”爱米丽老夫人在自己的卧室里被杀了。地方检察官布鲁诺和市警察局首屈一指的警长萨姆迅速展开了侦查。遗憾的是，有嫌疑的人都是些与众不同的怪人，而真正的凶手却杳无踪影。

老演员德利·莱恩受萨姆警长的委托，加入了破案工作。耳聋但擅长看唇术的莱恩，凭着看别人嘴唇的动作，朝着案情的谜底步步深入。作品的故事引人入胜，充满悬念，又富有趣味。作品的结局又是那样可怕、意外、令人愕然！

目 录

消逝的少女

第一章 被诅咒的少女	(1)
胆怯的少女	(1)
恋父精神病	(4)
又一位来客	(8)
沾血的睡裙	(11)
舍恩的退场	(15)
深夜来客	(20)
舍恩的愤怒	(23)
被销毁的证据	(28)
奇怪的病人	(30)
照片上的男人	(33)
失踪的少女	(37)
第二章 勇敢顽强的名侦探	(41)
老画家	(41)
莱弗茨·布赖顿先生	(43)
监狱里的囚犯	(47)

蛮横的司机	(50)
护士的话	(52)
第二个牺牲者	(56)
两封电报	(59)
司机的真面目	(61)
新来的护士	(64)
可怕的遗书	(68)
君子协定	(72)
第三章 著名侦探舍恩在行动	(77)
空房子的秘密	(77)
危险的遭遇	(80)
价值百万美元的名画	(83)
铁箱子中的秘密	(87)
行动开始	(91)
名画交易	(96)
“意外”的风波	(101)
真相大白	(104)
舍恩的礼物	(109)

Y 的悲剧

序 幕	(115)
第 1 场	(115)
第 2 场	(119)
第 1 幕	(124)
第 1 场	(124)

第 2 场	(131)
第 3 场	(135)
第 4 场	(139)
第 5 场	(144)
第 6 场	(148)
第 7 场	(151)
第 8 场	(155)
第 9 场	(159)
第 10 场	(162)
第 11 场	(166)
第 2 幕	(170)
第 1 场	(170)
第 2 场	(174)
第 3 场	(176)
第 4 场	(177)
第 5 场	(181)
第 6 场	(183)
第 7 场	(185)
第 8 场	(189)
第 9 场	(192)
第 10 场	(194)
第 3 幕	(197)
第 1 场	(197)
第 2 场	(199)
第 3 场	(203)
第 4 场	(204)

第 5 场.....	(208)
第 6 场.....	(209)
终 幕.....	(212)
一 真正的凶手是谁.....	(212)
二 可怕的真相.....	(214)
三 悲剧少年.....	(218)

第一章 被诅咒的少女

胆怯的少女

在私人侦探米歇尔·舍恩的房间里，现在与他相对而坐的是位非常美丽的少女。她十六、七岁的样子，光彩照人。但是，她那张漂亮的脸蛋上，此刻却是愁云密布，苍白吓人。她虽然端坐一旁，却无法平静那颗慌乱的心。

她犹豫了许久，终于下决心开了口：

“我叫菲莉斯·布赖顿。”

听她说话的口气，仿佛这是个人人皆知的名字。

但是，十分遗憾，舍恩侦探的头脑中，却完全没有对这个名字的印象。

“我们是纽约来这里休养的。我父亲叫莱弗茨·布赖顿。”

听到她说出父亲的名字，舍恩终于想起来了。

这位莱弗茨·布莱顿先生是在纽约数得上的大富翁。不过，这位百万富翁的千金来这儿找私人侦探做什么？舍恩有些疑惑地望着面前的少女。

“我……，我现在十分困惑……”

“是啊，没有麻烦事儿，是不会有人来光顾我这个侦探事务所的。”

舍恩冷冷地说道。他不喜欢有钱人，一见到那些认为有钱能使鬼推磨的家伙就来气。特别是对那些倚仗着父母的钱财，任意挥霍，只知寻欢作乐的纨绔子弟们更无好感。

“这位姑娘也一定是干了些什么事情，却又无法与父母商谈，只好跑到这里来找侦探。”

舍恩暗自想道。他故意做出一副不以为然的神态，慢悠悠地点燃了一支香烟。

对于舍恩这种冷冰冰的态度，菲莉斯略感吃惊。她沉默了许久，终于又接着说道：

“我现在确实有件麻烦事儿，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到底遇上了什么麻烦事儿，小姐您快点儿说吧。我是个私人侦探，不是相面师傅，您不说明情况，我可无能为力呵。”

“好，我说。舍恩先生，一个人会杀死自己最亲的亲人吗？”

“究竟是怎么回事儿？杀死谁？”

“母亲！我或许会杀死自己的母亲。”

菲莉斯胆怯地嘟哝着，一种不可抑制的恐惧使她的声音颤抖起来。

听了她的话，舍恩也不禁大为惊讶。他紧紧盯着少女那张苍白而美丽的面孔问道：

“母亲？是您的继母吗？”

“不，是我的亲生母亲！我最最亲爱的母亲。”

“啊……”

“舍恩先生，您一定认为我是个头脑出了毛病的姑娘吧？”

“谁都有头脑混乱的时候，特别是处在您这个多愁善感的年龄。”

“不，我真的有些精神错乱，而且我感觉到这种错乱一天更比一天严重。”

在她讲述的过程中，舍恩觉得自己的头脑似乎也有些混乱起来。

“如果是这样，那您应该去找精神病医生，而不应来找我这个私人侦探。”

“不，舍恩先生，请您一定帮帮我！”

“那好，您把事情讲得更明确一些。为什么您会产生这样可怕的想法，会怀疑自己杀死母亲？”

“因为母亲和我所讨厌的人结婚了。我不愿意，我想和以前一样，和母亲两个人在一起生活。我不愿让别人夺走母亲。可妈妈她却又结婚了……”

菲莉斯突然双手掩面，哭了起来。

舍恩猛然想起，大约四个月前，曾在报纸或杂志上见过百万富翁布赖顿家举行结婚仪式的消息。看来，事情大致是这样的：

菲莉斯很小就失去了亲生父亲，母亲一个人将菲莉斯带大。一直与母亲相依为命的菲莉斯未曾想到母亲会在四个月前又嫁给了百万富翁莱费茨·布赖顿先生。

“噢，原来是这样。菲莉斯小姐认为布赖顿先生夺走了应属于她一个人的母亲的爱，因而妒火中烧。不过，如果是这样，她应该憎恨自己的继父，而不是母亲呀！妙龄少女的心，真是不可捉摸啊。”

想到这里，舍恩掐灭手中的烟头，站起身来，走近还在哭

泣的菲莉斯，将手轻轻搭在她的肩上，亲切地劝慰道：

“我理解您的心情。不过，您的想法有些不对。您母亲一个人含辛茹苦终于将您拉扯大，使您长成一个出众的好姑娘。正因为这样，布赖顿先生才看中了你母亲，认为她是个出类拔萃的女性，因而选中了她做自己的妻子。您已经不是个孩子了，应该由衷地祝福母亲再次获得幸福的婚姻才是啊。”

菲莉斯一面用手帕擦着眼泪，一面点着头说：

“是的，这些道理我全明白。可是我的心里就是转不过这个弯儿来。总之，有一天，我或许真的会不由自主地杀死自己的母亲……”

“您这样做，就太不懂事儿了。也许是您过于沉浸在这种思想里的缘故吧？”

“不，不是的。我，我是个精神不正常的女孩，是个精神病患者啊。”

话一出口，菲莉斯再也无法控制住自己，颤动着双肩，失声痛哭起来。

恋父精神病

“这样美丽的一位少女，难道真的患有精神病吗？”

舍恩望着抽抽嗒嗒哭个不停的菲莉斯，不由得对她产生了同情。如果可能，他愿尽自己的力量帮助这个不幸的少女。

“喂，菲莉斯小姐，别哭了。请您回答我几个问题。您根据什么判断自己是精神病患者呢？”

“大家都这么说。佩蒂格先生和蒙特罗斯先生他们都认为我精神不正常。”

“他们是什么人？”

“佩蒂格先生是我继父的主治医生，蒙特罗斯先生是我继父的秘书。”

“那么，佩蒂格医生明确讲过您是精神病患者吗？”

“嗯，他说我患的是恋父精神病……”

“恋父精神病？”

“是的。由于母亲的再婚，不能再独自享受母亲的爱，深深的嫉妒使性格变得狂暴，对母亲的爱与恨同时增长，最终或许有一天会杀死自己的母亲……。据说这就是可怕的恋父精神病的临床表现。”

“噢……。这么说来，我也曾在一本书上看到过关于这种精神病的记载。那么，您认为自己真的患有这种恋父精神病吗？”

“不是的……”

菲莉斯使劲儿摇了摇头，可随即又低下了头，口中喃喃说道：

“不过，其实我自己也很糊涂，一点儿自信也没有。”

“为什么？”

“我总觉得不会有这种事情。因为我爱母亲，我希望母亲得到幸福。可是，我心里却怎么也无法原谅再婚的母亲。我常常觉得自己被母亲抛弃，成了形单影孤的人。因此，一见到母亲，我就生气，每每和她发生争吵。我无法控制自己这种心情。

“因此，在母亲和布赖顿先生举行婚礼时，周围的人全都为此感到担心，劝我暂时与母亲分开一段时间。

“于是，我去欧洲作了一次旅行。旅行中，我玩得十分开

心，心情逐渐平静下来，觉得自己即便马上见到母亲，也不会再发生争吵，我们会象以前一样相依为命。当时，我不再为此担忧，如果情况真是这样的话……”

“如果情况真是这样的话？”

“过了一个月左右，继父突然病倒了。为此他来到这温暖的迈阿密休养。母亲因为工作不能离开纽约，所以，他们把我从欧洲叫回来，陪伴继父住在别墅里。”

“噢，原来是这样。”

“母亲因为工作关系，一直留在纽约。不过，她今天晚上要到这里来。听到母亲要来的消息，我又害怕起来……”

菲莉斯惊恐不安地缩着肩膀。

“您害怕什么呢？”

“我不知自己见到母亲是否仍然会生她的气，仍然忌恨她，为此干出什么令人恐怖的事情来。而且，昨天晚上……”

说到这儿，菲莉斯突然停了下来。

“昨天晚上怎么啦？”

舍恩追问道。

“昨天晚上，我无意中偷听了佩蒂格医生和蒙特罗斯秘书的谈话。当时，他们正在商议雇个私人侦探看护我，以防母亲来后，我会对她进行某种伤害。”

“噢，是吗。所以您就自己来找我了，对吗？”

“是的。我从电话簿私人侦探栏目中，发现了您的名字……。舍恩先生，拜托您了。请您保护我吧。看住我，别让我因为精神失常杀了自己的母亲。”

菲莉斯求救似地望着舍恩，一双美丽的大眼睛中充满了晶莹的泪水。

舍恩为之感动了。他微笑着点了点头，安慰她说：

“没有哪个精神病患者会认为自己精神失常，更没见过哪个精神病患者为了防止可能对他人造成的伤害，而自己来找侦探请求监护的。真正的精神病患者不会有这种担心的。放心吧，菲莉斯小姐，您不是精神病患者。”

“那么，您答应我的请求了？”

“别担心，我负责看护您。”

听到舍恩这充满力量的回答，菲莉斯终于笑了，笑得那样动人。

“我到这里来是对了。和您谈过之后，我的心情完全平静下来了。不过，舍恩先生，我应该付您多少钱呢？”

“你现在不必去想那些。”

“不，我没什么钱，但我想用这个总可以代替吧？”

说着，她从手提包中取出一条珍珠项链递给了舍恩。这是一条价格昂贵的精美项链。

“我不能接受这样贵重的东西。”

“不，没关系，请您一定收下。”

“那么，就先寄存在我这儿吧。”

舍恩漫不经心地将项链放进了抽屉。

“不过，您母亲今晚几点钟到？”

“坐 6 点的火车来。”

“知道了。好，晚上见。鼓起勇气来，您绝对没有精神病。”

舍恩一直将她送到门口。

又一位来客

菲莉斯走后，舍恩立即来到公寓附近的报社。他从资料室借来了报道过百万富翁布赖顿消息的全部旧报纸，细细翻阅了一遍。

对布赖顿的情况有了个大概的了解之后，舍恩回到了自己的寓所。他住在一座旅馆式公寓的二层。独身的舍恩没用助手，一个人生活。他刚一迈进房门，电话铃就响了起来。电话是一层传达打来的。

“喂，舍恩先生，有位叫佩蒂格的博士想见您。”

“佩蒂格博士？嗬，来的真快啊。噢，我不是对您说。好，请他上来吧。”

佩蒂格医生很快就上来了。他胖胖矮矮的个子，头发梳理得油光发亮，手上的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个子虽然不高，可却又摆出一副高傲的样子，一眼看上去，就知道这不是个讨人喜欢的家伙。尤其是他呼吸时抽动鼻子的那副样子，更令人生厌。

“您是米歇尔·舍恩先生吧？”

佩蒂格医生装模作样地将手伸了过来。可是，舍恩却只是指了指椅子，让他坐下，并没理会那只伸过来的手。他才不愿与这样的人握手呢。

“舍恩先生，我听说您是位非常高明的私人侦探，所以特来拜访。”

舍恩脸上现出一丝苦笑，这样露骨的奉承话，可不是米歇尔·舍恩所爱听的。

“我到这里来，是想和您商谈一件十分微妙而又难办的事情。噢，对了，忘了告诉您，我是纽约百万富翁莱弗茨·布赖顿先生的主治医生。布赖顿先生，我想您也是知道的吧！”

“是的。”

舍恩叼着香烟，漫不经心地答道。

佩蒂格继续用女人般肉麻的声音说了下去：

“其实，最近出了件麻烦事儿。四个月前，布赖顿先生又结了婚，夫人带过来个女儿，叫菲莉斯。这位菲莉斯小姐现在就住在别墅里。问题就发生在她的身上，她患了一种精神病。”

“噢，是吗？”

“这种精神病用医学术语来讲，即 ElectraComplex(恋父情结)。凡是患了这种病的人，总想独占母亲的爱。菲莉斯小姐的情况就是这样。由于她母亲和布赖顿先生的结合，使她受到了打击，开始忌恨自己的母亲，有时显得十分粗暴。原因是她认为自己被抛弃了，被母亲出卖了。所以，或许有一天，她会由于发狂而杀死自己的母亲。”

“既然这样危险，不如赶紧将她送进精神病院。”

舍恩故作冷漠地说。

“不，不。那样做，菲莉斯小姐太可怜了。要是进了精神病院，她会因为这一打击而加重病情，从而彻底失去了治愈的可能。我是个医生，不能做这样残酷的事情。我一定要千方百计地治好她的病。”

佩蒂格医生夸张地挥动着手臂反驳道。

“那么，您需要我做什么呢？”

“今天晚上，菲莉斯小姐的母亲布赖顿夫人要从纽约来这里，并且预定在这里住上一段时间。我想利用这个机会认真观

察一下菲莉斯小姐的病情，看看是否有治愈的可能，以便制定出一套最佳的治疗方案。但是，我不愿为此使布赖顿夫人受到伤害。所以，我想委托您在此期间看护好菲莉斯小姐，使她不能加害于自己的母亲。”

“这样的监护，收费可高啊。”

舍恩故意提高了价钱。他一贯主张对那些令人讨厌的委托人开价要高。

“那当然，钱收多少都没关系。”

说着，佩蒂格医生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只鼓鼓的钱包。

“不过，监护从什么时候开始？”

“今晚 8 点半，请您装扮成来访的客人，到布赖顿别墅来。不论是布赖顿夫人，还是菲莉斯小姐，如果察觉到自己是处于侦探的监护之下的话，肯定会非常反感。所以，我们必须有个适当的借口，使您的光临显得比较自然。”

“知道了。请先付 200 美元的预付金。”

听到要收 200 美元，佩蒂格医生略感吃惊。他稍稍迟疑了一下，不很情愿地从钱包中抽出两张 100 美元的钞票递了过去。

佩蒂格医生走后，舍恩随手将 200 美元塞进了上衣口袋。

“嗯，看样子是桩好买卖。”

他一面笑，一面愉快地吹起了口哨。

忽然，他想起了菲莉斯交给他的那条珍珠项链，于是把它从抽屉里拿出来，用生菜叶包好，放进厨房冰箱盛青菜的塑料盒里。这儿是最安全的场所，即使小偷来了，也不会找到这个地方。